

[法]左拉

# 娜娜

Nana

EMILE ZOLA: NANA

Neimengqu Renmin Chubanshe



[法] 左拉

# 娜 娜

程慧伦 译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. 1/ 蔡磊编. - 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1. 2

ISBN 7-204-05540-3

I. 世… II. 蔡… III. 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世界-近代 IV. I14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7459 号

##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(一)

蔡磊 编

★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  
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233.5 字数: 7800 千

2001 年 2 月第一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2004 年 6 月第二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204-05540-3/I·1000

---

定价: 328.00 元

# 目 录

一 .....	(1)
二 .....	(25)
三 .....	(45)
四 .....	(65)
五 .....	(93)
六 .....	(123)
七 .....	(153)
八 .....	(179)
九 .....	(208)
十 .....	(231)
十一 .....	(257)
十二 .....	(287)
十三 .....	(307)
十四 .....	(342)

---

夜里九点钟了，游艺剧院的演出厅里仍然空荡荡的，只有几个早到的观众在楼厅和正厅前座里在等候开演，在枝形吊灯的昏黄光线下，能模模糊糊地看见他们坐在紫红丝绒套的座椅里，在一片昏暗之中，幕布被笼罩着，犹如一大块红色的斑点。舞台上静寂无声，成排脚灯熄灭了，七零八落地摆着乐师们的乐谱架。只有四楼楼座里，发出阵阵喧嚣声，还混合着呼唤声和笑声，在金色框架的大圆窗下，坐着一些戴无沿帽或鸭舌帽的观众，在天花板上的圆形拱顶四周，画着一些女人和裸体儿童，在空中飞翔，煤气灯照耀下的天空，显现出一派绿色。不时出现一位女引座员，手里拿着票根，忙着将走在她前边的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领到座位上。男的穿着礼服，女的身材颀长，挺着胸脯，他们把目光缓缓向四周扫视。

正厅里来了两个年轻人。他们站着，环顾四周。

“埃克托尔我对你是怎么说的？”年龄大的青年说道，这是个高个子，嘴上蓄着小黑胡子的青年“我们来得太早了，你应该让我抽完雪茄再来。”

一个女引座员打他们旁边经过。

“哟！原来是福什利先生，”她亲切地说道，“再过半个钟头，戏才会开演呢。”

“那么，他们贴出的广告上为什么说是九点钟呢？”埃克托尔瘦削的脸上露出怒气冲冲的样子，低声埋怨道，“今天早上，在剧中担任角色的克拉利瑟还向我保证说，八点钟就开演呢。”

他们沉默了片刻，抬头察看昏暗中的包厢。不过，因为包厢壁上贴的是绿纸，里面显得更黯淡。向下看，在一片漆黑之中隐没着楼下包厢。楼厅包厢里，只有一位胖乎乎的妇女，疲乏地趴在罩丝绒的栏杆上。舞台的左右两侧，高高的柱子之间的包厢里没有一人。包厢外壁上挂着带

有长长流苏的垂饰。金色和白色的大厅，衬托着嫩绿色，在水晶大吊灯的微弱灯光照耀下，空中仿佛弥漫着微尘。

“你给吕西买了边包厢票吗？”埃克托尔问道。

“买了，”另一个青年回答道，“但是，这票可很难买啊！哦！别担心，吕西不会来得太早的。”

他轻轻打了一个呵欠，沉默了一阵，说道：

“你真走运，你还没有看过首场演出……今年的一件大事要算是《金发爱神》的上演了，这场戏人们已经谈论半年了。啊！亲爱的，多么动听的音乐！这出戏真吸引人！博尔德纳夫确实精明，这出戏被留到博览会期间才上演。”

埃克托尔认真地听着，他问了一个问题：

“娜娜这个新明星，她应该演爱神，你认识她吗？”

“问吧！问得好！还会有人问我！”福什利把两只胳膊向上一举，嚷道，“从今天早上起，人们就缠住我，问娜娜的情况。我遇到不下二十个这样的人，问娜娜这样，问娜娜那样！我什么也不知道，难道我认识巴黎的所有风骚娘儿们吗？……娜娜是博尔德纳夫的新发现。她必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

说完，他平静下来。可是，空荡荡的大厅里，分枝吊灯发出的光线昏昏暗暗，一片教堂般的肃穆气氛，窃窃私语声，门开关的声音，这一切都使他烦躁不安。

“啊！不对，”他突然说道，“在这里呆下去，人会变老的。我马上出去……我们下楼去，也许遇到博尔德纳夫，他会仔细跟我们讲的。”

在设在楼下铺着大理石的前厅内的检票处，观众已经开始入场了。从敞开的三道栅栏门望出去，只见马路上非常热闹，在这晴朗的四月夜晚，灯火通明。一辆辆马车在剧院前嘎的一声停下来，打开的车门又砰的一声关上，人们三三两两地进场，在检票处滞留一会儿，然后走到前厅尽头，从左右两边的楼梯上楼，妇女们扭动着腰肢慢腾腾地上楼。前厅里有一些拿破仑时代的装饰，看上去颇像圣殿里纸板制成的列柱廊。灰白的墙壁上光秃秃地，贴着黄色巨幅海报，在煤气灯照耀下，显得格外醒目，上面用大黑体字写着娜娜的名字。一些男人经过那里，停下来，在那里看海报，另一些男人则站在那里聊天，堵在门口。而在靠近订票处的地方，有一个宽面颊，胡子刮得光溜溜的粗壮男子，正在粗声粗气

地回答一些人的问题，他们在恳求他卖票给他们。

“这就是博尔德纳夫。”福什利一边说，一边走下楼梯。

经理已经瞧见了。

“喂！你真够讲交情啊！”经理很远就对他大声嚷道，“原来你是这样给我写文章的……今天早上我翻开《费加罗报》一看，连一个字也没有。”

“再等会儿吧！”福什利回答，“在写文章介绍她之前，你的那位娜娜得让我先认识一下才行……何况，我什么都没有答应过你。”

然后，为了不让经理再缠住他，他就把他的表弟埃克托尔·德·拉法卢瓦兹介绍给博尔德纳夫。这是个到巴黎来求学的青年。经理看了青年一眼。埃克托尔却心情激动地观察着经理。原来他就是博尔德纳夫，这个耍女人的人，对女人像对狱卒一样。这是个头脑里总是想着做广告，说起话来嗓门很大，又吐唾沫，又拍大腿，是一个厚颜无耻、专横跋扈的人。埃克托尔认为对这样的人得说句客套话，恭维恭维他。

“您的剧院……”他用轻柔的声音说着。

博尔德纳夫是一个喜欢说话直接的人，他用一句粗俗的话毫不掩饰地打断了他的话：

“你尽管叫我的妓院就是了。”

这时，福什利赞同地笑了，而拉法卢瓦兹的恭维话还没说完，被堵在喉咙里，他觉得经理的话很刺耳，却竭力装出一副欣赏这句话的样子。这时，经理急忙走过去与一个戏剧评论家握手，这是位专栏文章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评论家。当经理回来时，年轻人心里已经恢复了平静。他担心自己显得过分拘谨，被别人看成乡巴佬。

“人家告诉我，”他很想找些话来说，又说道，“娜娜有个好嗓子。”经理耸耸肩膀，高声说道，“她呀，她有一副破锣嗓子。”

年轻人立即补充道：

“而且听说她是个优秀的演员呢。”

“她呀！……简直是一堆肥肉，演戏时连手脚都不知道放在哪儿。”

拉法卢瓦兹脸上微微红了一下，弄得不知所以，结巴道：

“无论怎样我也不要错过今晚的首场演出。您的剧院我早有耳闻了……”“就叫我的妓院好了。”他的话又一次被博尔德纳夫打断了，态度冷漠而又固执，像一个非常自信的人。

这时候，福什利一声不吭，他在注视着那些正在入场的妇女。当他

发觉他的表弟呆在那儿，被弄得啼笑皆非，就过来替他解围。

“你就按博尔德纳夫的意思叫好了，他叫你怎么叫，你就怎么叫，这样他才高兴呢……而你呢，老兄，别让我们在这儿久待了。如果你的娜娜既不会唱又不会演，那么你的戏就肯定失败，只会失败。而且，我正担心这事呢。”

“失败！失败！”经理的脸涨得通红，大声叫道，“难道一个女人必须要会演会唱吗？啊！我的小老弟，你也太迂拙了……娜娜有别的长处，这是真的！这个长处抵得上任何长处。我已经发觉了，这是个在她身上很突出的长处，如果我觉察不出来，我就是白痴……你等着瞧吧，你等着看吧，只要她一出场，全场观众就会垂涎三尺。”

他兴奋极了，举起两只粗大的手，手都发抖了。然后，他感到很欣慰，低声自语道：

“是的，她前途无量。啊！真见鬼！是的，她前途光明……她是个婊子。啊！她是个婊子！”

接着，在福什利的诘问下，他便答应把详细情况告诉他。他的粗俗不堪的言辞，埃克托尔·德·拉法卢瓦兹听后，感到非常不舒服。他认识娜娜后，就想把她推上舞台。就在这时候，他正好缺少一个人演爱神。他是不会太久地把精力放在一个女人身上的，因此希望他很快地被观众欣赏。不过，这个新来的高个子姑娘，在他的戏班子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他以前的明星叫罗丝·米尼翁，是一个演技精湛的演员，也是一个受人崇拜的歌星，她感到来了一个竞争对手，心里非常恼火，便用甩手不干来威胁他。为了海报上排名的问题，天哪！闹得不可开交，最后，他决定两个人的名字都用同样大的字体印在上面。别人别想来惹麻烦，只要他的小娘儿们——他是这样叫她们的——有一个人，不管是西蒙娜还是克拉利瑟，行动稍有差错，他就朝她们屁股上狠狠踢过去。不这样，他就没法维持生计。她们被他用来换钱，这些婊子，他懂她们的身价！

“看！”他说完换了话题，“米尼翁和斯泰内来了，他俩总是形影不离。你们知道斯泰内开始讨厌罗丝了，因此，她的丈夫总是寸步不离斯泰内，生怕他溜走。”

剧院檐口上的一排煤气灯发出夺目的光芒，人行道被照得雪亮。两棵碧绿的小树在灯光照射下显得格外清楚，强烈的灯光把一根柱子照得发亮，人们很远就能看见海报上的字，清楚得和大白天一样；远处街上



的暮色越来越浓，星星灯火闪闪发光，马路上行人熙熙攘攘。许多人还滞留在外没有马上进场，一边聊天，一边抽雪茄。他们的脸被排灯的光线照得灰白，他们缩短了的身影在柏油马路上十分清晰。米尼翁是一个身材高大、宽肩的汉子，长着一个江湖艺人的方形脑袋，他从人群中挤出来，挽着银行家斯泰内的胳膊；斯泰内身材矮小，大腹便便，圆圆的面孔，下颌和两颊上长着一圈灰白色的络腮胡子。

“怎么？”博尔德纳夫对银行家说道，“你昨天在我的办公室里已经见到过她。”

“啊！原来就是她，”斯泰内嚷道：“我想到是她。不过，她进来的时候，我正往外走，我几乎没有看清她。”

米尼翁耷拉着眼皮听着，一边使劲转动着手指上的大钻石戒指，他明白了，他们谈论的是娜娜。随后他的新来的明星的模样被描述了一番，银行家的眼里燃起了欲火。米尼翁终于插话道：

“不要谈了，亲爱的朋友，一个娼妇！她会被观众赶走的……斯泰内，我的小老弟，你知道我的太太正在化妆室里等你呢。”

他想把斯泰内拖走，但斯泰内不肯离开博尔德纳夫。在他们面前，排成一条长龙的观众，挤在检票处，发出一阵阵喧闹声，在喧闹声中，不时响起娜娜的名字，这两个字就像唱歌一样响亮有力。男人们伫立在海报前，娜娜的名字被高高拼读着；另一些经过那里的人也用询问的口气把那名字读一遍。而妇女们呢，个个心情焦急，脸上挂着微笑，用诧异的神态一遍又一遍地小声读着娜娜的名字。可是谁也不认识娜娜。这个娜娜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于是，流言在人群中不胫而走，有些人还窃窃私语，开种种玩笑。这个名字，这个小名叫起来既亲切，又好听，所有的人都爱叫它。只要一发出这两个音，人们就高兴，脾气也好起来。人们被一种好奇的狂热驱使着要知道娜娜，这是巴黎人的好奇心，其疯狂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简直像热病发作似的。每个人都想看看娜娜。一位太太被挤掉了袍子的边饰，一位先生的帽子被挤掉了。

“啊！你们问得太多了！”博尔德纳夫大声说道，他被二十来个人围住提问题，“你们马上就会看见她的……我走啦，人家有事在等我呢。”

他见观众的兴趣被激起来了，非常高兴，一眨眼不见了。米尼翁耸耸肩膀，提醒斯泰内，说他的太太罗丝正在等他，让他去看看她在第一幕里穿的服装。

“瞧！吕西，她在那儿，她正在下车。”拉法卢瓦兹冲福什利说道。

那个人果然是吕西·斯图华，她个儿不高，长相丑陋，大概四十来岁，脖子很长，面孔瘦削，两片厚嘴唇，但她性格活泼，态度和蔼可亲，反给她增添了很大魅力。卡罗利娜·埃凯和她的母亲被她带来了。卡罗利娜是个花容月貌、表情冷漠的女子；她的母亲态度庄重，行动缓慢。

“你跟我们坐一起吧，我给你留了一个座位。”吕西对福什利说。

“啊！不！这里什么也看不清！”福什利回答道，“我有一张正厅前座票，我喜欢到正厅前排去坐。”

吕西生气了，难道他不敢在公众面前与她一起露面吗？接着，她很快平静下来了，换了一个话题：

“你怎么不告诉我你认识娜娜呢？”

“娜娜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。”

“这是真的？有人向我保证，说你同她睡过觉。”

站在他们前面的米尼翁，将一个手指头放在嘴唇中间，暗示他们别吵了。吕西问他为什么，他指着一个走过去的年轻人，低声说道：“他是娜娜的情人。”

大伙望着那个年轻人。他很和蔼可亲，福什利认出他来了，他叫达盖内，在女人身上挥霍掉三十万法郎，此时只能在交易所里做些小投机，赚点钱，不时给她们买些花束，或请她们吃晚饭。吕西发觉他的眼睛很漂亮。“啊！布朗瑟来了！”她嚷道，“就是她对我说过，你同娜娜睡过觉。”

布朗瑟·德·西弗里是一个胖胖的金发女郎，漂亮的脸蛋儿胖乎乎的，陪她来的是个衣着考究的瘦弱男子，表现了出一副高雅的神态。

“他就是格扎维埃·德·旺德夫尔伯爵。”福什利对德·拉法卢瓦兹低声说道。

伯爵与新闻记者握了手。这时布朗瑟和吕西两人激烈地议论起来。别人的去路被她们镶边饰的裙子挡住了，一个穿着蓝裙子，另一个穿着玫瑰红裙子；娜娜的名字又回到了她们的嘴里，娜娜的名字被她们叫得那么响，以至别人都竖起耳朵倾听她们的谈话。德·旺德夫尔伯爵领着布朗瑟走了。人们等得越久，想见娜娜的心情就越急切，此时，娜娜的名字就像回声一样，在前厅的每个角落里回荡，而且声音越来越高。为什么还不开始？男人们掏出表来看，还没等车子停稳迟到的观众就蹦下来，

观众成群结对地离开人行道，过路人漫不经心地穿过煤气灯光下的一片空荡荡路面，伸长脖子朝剧院里张望。一个吹着口哨的顽童走过来，在剧院门口的一张海报前面用嘶哑粗俗的声音叫道“喂！娜娜！”说完就扭着腰，趿拉着旧拖鞋走了。大家看见他那副样子，都笑起来。一些身份高贵的先生也跟着他叫起来：“娜娜！喂！娜娜！”观众拥挤不堪，检票处有人吵起来，嗡嗡嘈杂声一阵高过一阵，娜娜的名字被人叫着，要求见娜娜，这是人群中突然产生的愚蠢想法，也是一时性欲冲动的表现。

在这片喧嚣声中，开演的铃声响了。喧嚣声马路上也听得见：“铃响了，铃响了。”接着人群中你推我搡，每个人都想挤进去，检票处增加了维持秩序的人。米尼翁现出焦急的神态，最后拉着斯泰内走了，他没有去看罗丝的演出服装。铃刚响，拉法卢瓦兹就拉着福什利，从人群中挤出来，生怕误了序曲。吕西·斯图华被观众迫不急待的样子惹怒了。这些粗野的人，竟然对妇女们也推推撞撞！她和卡罗利娜·埃凯母女两人走在人群的最后。前厅里的观众都进场了，大门外边马路上，仍然传来接连不断的隆隆声。

“好像他们每出戏都精彩似的！”吕西一边走上楼梯，一边嘀咕道。

在演出厅里，福什利和拉法卢瓦兹在他们的座位前面站着，双眼又环顾四周。

此刻，大厅里已经灯火通明。高高的煤气火头，发出黄色和玫瑰色的光焰，多枝水晶大吊灯被照得雪亮，灯光从拱顶上成细雨状地反射到正厅里。座椅上的石榴红丝绒跟漆一样闪闪发光，那些金色装饰闪烁着光芒，天花板上的色彩过分强烈，那些嫩绿色的装饰使耀眼夺目的光芒也显得柔和了。舞台前的一排脚灯被升高了，立即发出一大片光亮，幕布被映得通红，沉沉的紫红色幕布像神话中的宫殿一样富丽堂皇，跟舞台上的旧陋框架形成鲜明对照，有一道道裂缝的金色框架，露出了里面的泥灰。剧场内开始热起来了。乐师们对着乐谱架调整乐器的音色，笛子的轻快颤音，法国号的低沉呼鸣，小提琴的悦耳奏音交织在一起，在越来越高的嘈杂人声上空荡漾。每个观众都在讲话，彼此推推搡搡，竭尽全力找自己的位置，坐下来。过道里非常拥挤，以至每个过道口好不容易才能放进来一股源源不断的人流，观众相互打招呼，衣服相互摩擦，在女人们的裙子和帽子中间夹杂着男人们的黑色礼服或燕尾服。一排排座位上逐渐坐满了人。一个穿着浅色服装的女人被人看得特别清楚，她的面颊俏丽，低着头，头上留

着发髻，发髻上的首饰闪闪发亮。一个包厢里，一个女人裸露着一角肩膀，白皙得像白绸缎。其余妇女安静地坐着，无精打采地摇着扇子，瞅着拥挤的人群。一些年轻先生们站在正厅前座里，背心敞开着，钮扣洞里别着栀子花，用带着手套的手拿着望远镜观看。

此时，两个表兄弟寻找熟悉的面孔。米尼翁和斯泰内一起坐在楼下一个包厢内，手腕靠在栏杆的天鹅绒罩上，并肩地坐着。楼下的一个侧面包厢被布郎瑟·德·西弗里一个人单独占了。拉法卢瓦兹特别注意达盖内，达盖内坐在他的前面，两人隔了两排座位，他坐在一个正厅前座内。达盖内的旁边，坐着一个小伙子，看上去只有十七岁，模样如同逃学的中学生，一双小天使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被福什利笑眯眯地打量着。

“坐在楼厅里的那位太太是谁？”拉法卢瓦兹突然问道，“就是坐在穿蓝衣服姑娘身边的那位太太。”

他指着一个胖女人，她的胸衣裹得紧紧的，过去头发是金色的，后来变成了白色，此时又染成黄色。圆圆的脸上涂了胭脂，额上留着小姑娘式的刘海，脸像肿了一样。

“那是加加。”福什利简短地回答。

表弟听了这个名字似乎觉得惊讶，于是他又说道：

“你不认识她吗？……她在路易·菲力普在位初年，还是走红人物呢。现在，她不管到哪里都带着她的女儿。”

拉法卢瓦兹看也不看姑娘，却动情地把目光盯着加加；他认为她虽是半老徐娘，但风韵犹存，只是没敢说出口来。

此时，乐队指挥把指挥棒一举，乐师们便奏起序曲。还有不断进场的观众，骚乱和嘈杂声依然有增无减。特地来看首场演出的仍然是那些老观众，有的甚至关系还相当密切，他们见了面，非常高兴。一些老观众由于互相熟悉，态度很随便，有人不脱帽子就互相打招呼。这时，剧场成了巴黎的缩影，成为了汇集巴黎文学界、金融界和寻欢作乐的人的场所，那里还有许多新闻记者，一些作家，交易所的投机家，也有一些轻佻的女人，她们比正经女人还多。他们奇异地聚集到一起，其中什么人都有，他们都染上了种种恶习，脸上都现出同样疲惫、同样兴奋的神态。福什利在他表弟的询问下，把报馆和俱乐部的包厢指给他看，并把那些戏剧批评家的名字都告诉他，其中一个人面孔瘦削，长着两片险恶的薄嘴唇，神情冷漠，他还特地指给他一个胖子，那人脸上露出一副和

善的神情，懒洋洋地倚在身旁一个女人的肩上，用父爱的目光深情地望着这个天真纯朴的姑娘。

他看见拉法卢瓦兹与坐在对面包厢里的人打招呼，便不再说下去了。他感到有点诧异。

“怎么？”他问道，“你不认识缪法·德·伯维尔伯爵吗？”

“哦！我早就认识他了。”埃克托尔回答，“我家的田地同缪法家的田地相距不远。我常到他们家去……伯爵与妻子和岳父德·舒阿尔侯爵住在一起。”

见表兄感到很惊奇，他心中暗暗高兴，他说得更加详细了：侯爵是国务参事，伯爵刚刚被任命为皇后的侍从长官。福什利拿起望远镜，看着伯爵夫人，她满头棕发，皮肤白皙，肌肉丰腴，长着一双美丽动人的黑眼睛。

“你在幕间休息时给我介绍一下。”福什利最后说道，“我已经见过伯爵，不过我希望每星期二到他们家去。”

从最高几层楼座里发出几声嘘声，叫人安静下来。序曲开始了，观众还在不停地进场，晚来者使得整排的观众站起来给他们让路，包厢的门发出吱吱的响声，有人粗大的嗓门在走廊里争吵。谈话声还没有停下来，犹如傍晚时分的一大群麻雀在叽叽喳喳叫着。场内一片混乱，人头攒动，胳膊在挥舞，一些人为了舒服一点就坐下去，另一些人则执意站着，想向四下再看上最后一眼。“坐下！坐下！”震耳欲聋的喊声从光线昏暗的正厅后排发出来。每个人都感到身上在颤抖：他们终于要见到这位著名的娜娜了，巴黎已经为她忙了一整个星期了。

虽然谈话声已渐渐停下来，但是偶尔还听到一些深沉不清的谈话声。在窃窃的低语声沉寂下来，叹息声正在消失时，乐队以欢快的小音符倏地奏起了一段华尔兹乐曲，曲子的节奏粗俗，里面还夹杂着猥亵的笑声。大家听得心里美滋滋的，都笑出声来。坐在后座前几排的剧院雇来的捧场者，使劲地鼓起掌来。幕布拉开了。

“看！”一直不停说话的拉法卢瓦兹说道，“有一位先生与吕西坐在一起。”

他瞅瞅包厢的右侧，卡罗利娜和吕西坐在包厢的前边。后面人们看见卡罗利娜母亲的端庄面孔和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的侧影，他长着一头美丽的金色头发，衣冠整齐，无处可挑剔。

“看呀！”拉法卢瓦兹又说道，“吕西和一位先生坐在一起。”

福什利决定把望远镜转向侧边包厢。可是，马上又掉过头来。

“哦！那是拉博德特。”福什利用毫不介意的语调嘀咕道，好像对观众来说这位先生在场是很自然的事，并且是不重要的。

有人在他们后面嚷道：“别说话喽！”他们不得不静下来。此时，观众都静静地坐着。从正厅前座到楼座，一层层脑袋伸得笔直，聚精会神地看着台上。《金发爱神》的第一幕发生在奥林匹斯山，用硬纸板做成山，山后乌云密布，右边是朱庇特的宝座，第一个出场是彩虹女神和司酒童，他们在一群天上侍者的帮助下，一边唱着大合唱，一边为天上众神布置会场。发出阵阵喝彩声的只有剧院雇来的捧场者。观众感到迷惑不解，为什么金发爱神还不出场。但是，拉法卢瓦兹为克拉利瑟·贝尼鼓了一阵掌，她是博尔德纳夫的一个情妇，在剧中扮演彩虹女神，她身穿浅蓝色衣服，一条宽大的七色彩虹带子系在她腰上。

“你知道，她为了系那条彩虹带，把衬衫全脱了，”拉法卢瓦兹向福什利大声说道，好让别人都听到，“今天我们在早上已经试过了……如果不脱掉衬衫，在胳膊下面和背上就露不出来。”

场内有点骚动起来。扮演月神的罗丝·米尼翁出场了。月神既黑又瘦，丑得像巴黎的可爱顽童，即使她的身材和面孔都不适合扮演这个角色，但却显得很迷人，似乎是在嘲讽剧中的这个角色。她上场时唱的调子和歌词差得简直要让人哭起来，唱词中，她埋怨战神玛尔斯，因为玛尔斯正要抛弃她去追求爱神。她唱时的神态拘谨而腼腆，拘谨中是那样充满轻佻的暗示，以至全场观众都活跃起来。她的丈夫和斯泰内并肩地坐在一起，并且十分得意地笑着。当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普律利埃尔扮演将军一登场，全场观众都大笑起来，他演的玛尔斯是田舍花园里的战神，头上插着一撮羽毛，腰间挂着一把军刀，军刀高得齐肩。月神对他大摆架子。他受尽了月神的气，月神发誓要监视他，并对他进行报复。他们的三重唱以一支滑稽逗乐的蒂罗尔山歌调结束，普律利埃尔唱得很好，也很逗趣，他发出如同被激怒了的公猫的声音。他是一个走鸿运的演青年角色的演员，显出一副自鸣得意神态，转动着眼睛，装成一个好汉，惹得包厢里的妇女们发出尖锐的笑声。

然后，观众又冷静下来；下面几场戏令人厌倦。老演员博斯克出场了，他扮演笨蛋朱庇特，头上戴着一顶硕大无朋的帽子，脑袋象要被帽

子压碎似的，为了厨娘报账的事他与天后朱诺发生了口角，这时观众的愁眉舒展了一会儿。天神接二连三地出现，几乎把整个戏搞糟了。天神中有海神、地狱神、智慧女神，等等。人们显得不耐烦了，越来越高的低语声令人不安，观众个个扫兴，向大厅内四处张望。吕西与拉博德特微笑着。德·旺德夫尔伯爵待在布朗瑟的宽大的肩膀后面，将头伸出高高的；福什利眼睛瞟着缪法夫妇，缪法伯爵表情严肃，好像还没看明白戏里的内容。伯爵夫人似笑非笑，耷拉着眼皮，她在沉思。在一片寂静之中，倏然间，捧场者鼓起掌来，掌声很有节奏，劈劈啪啪，就象一排士兵在放枪。娜娜终于使人们将目光转向台上。这个娜娜让人等得好苦呀。

此刻，出场的是一群凡人的代表，由司酒童和彩虹女神领着，他们是一些受人尊重的资产者，都是戴绿帽子的丈夫，来向主神控诉爱神的，他们断言他们的妻子的欲火是被爱神煽燃的。他们的大合唱悲怆而逼真，中间还混合着充满忏悔的沉默，观众听了情趣横生。剧场里只听见一句话：“他们是乌龟大合唱，他们是乌龟大合唱。”对这句话观众感兴趣，大声叫道：“再来一次！”每个合唱者的面孔都很古怪，观众觉得他们的脸都配得上乌龟这个称号，尤其是一个胖子，脸圆乎乎的，极象一轮满月。此刻，火神怒气冲冲地来找他的妻子，她离家出走已经三天了。合唱又开始了，这一次是他们向当乌龟的火神恳求。火神这个角色是丰唐扮演的，他是一个丑角，擅长演粗俗下流的角色，并富有独创性。他有极为丰富的想象力，走路时使劲扭动着腰部，他一幅乡村铁匠模样，头上戴着火红的假发，胳膊裸露着，上面刺着纹身：若干被箭刺穿的红心。一个女人嗓门提得高高的，嚷道：“啊！真是丑极了！”女人们都笑着一块鼓掌。

下面的一幕似乎长得没完没了。主神朱庇特不断地召集众神会议，把那些戴绿帽子的丈夫的诉状提交会议讨论。还是不见娜娜的踪影！难道她在闭幕时才出场吗？等了这样长时间，观众终于不耐烦了。剧院里又响起了噤噤喳喳声。

“这下糟了，”米尼翁高兴地对斯泰内说道，“你等着瞧吧，观众会让她看到厉害的！”

此时，舞台后部的云散开了，爱神出现了。娜娜，对于她这个芳龄十八的女子来说，个子未免显得太高了，体格显得很壮。她身穿女神的白内衣，肩坎上自然地披散着长长的金发，她泰然自若地走向台口，向

观众嫣然一笑，接着，她开始唱起主题歌：

“黄昏时分，爱神在徘徊……”

她唱到第二句歌词时，观众都面面相觑。难道是在开玩笑吗？难道是博尔德纳夫的新标新立异吗？观众从未听到过唱得如此走调的歌声，简直没有一点音法。她的经理说得好，她一唱就走调。她甚至连在舞台上如何站立都不会，她把两只手往前摆动，整个身子都摇晃起来，观众认为很不得体，有失雅观。“哟，哟”的叫声从后座和廉价座里发出来，还有人吹起口哨，此刻，前座里响起了一个少年发育期变嗓的声音，正经地嚷道：“真是棒极了！”

全场观众都将目光转向他，原来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孩子，逃学的中学生，一双漂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他一看见娜娜，金发下的面孔就兴奋起来。他见自己正被大伙盯着，顿时变得面红耳赤，不禁为自己无意识地高声嚷叫而羞愧。达盖内坐在他的旁边，笑着打量他，观众都笑起来，好象心情平静下来了，再也不想吹口哨了；娜娜的线条把那些戴白手套的年轻先生们弄得神魂颠倒，开始鼓掌。

“对！真棒！好极了！”

此时，娜娜看见全场人都在笑，自己也笑起来。气氛变得更加愉快了。这个漂亮的姑娘，仍然有吸引人的地方，她一笑，下巴上就出现一个逗人的小酒窝，她等待着，毫无拘束，随随便便，很快就与观众融洽起来；她眨眨眼睛，好像在说，演戏的本领连一个子儿都不值，然而，这倒没关系，她还具备别的长处。她向乐队指挥做了一个手势，仿佛在说：“奏吧，我的老先生！”她于是开始唱第二段：

“午夜里，爱神经过……”

她的声音一直那么酸溜溜的，不过，现在观众的胃口已被她掌握了，能使观众兴奋得不时发出轻轻的颤抖。娜娜一直满面笑容，这让她的樱桃小口发出光彩，浅蓝色的大眼睛炯炯有神。当她唱到某些比较欢快的歌词时，感到美滋滋的，鼻子也往上翘起，两边的玫瑰红鼻翼一起一伏，此刻，两颊上泛起红晕。她继续摇晃着身体，她只会做这个动作。恰恰



相反，观众不认为这种动作难看，男人们拿起望远镜对准她看。她刚唱完这段歌词，就连一点声也发不出了，她知道自己不能坚持到底。而她并不慌张，将屁股一扭，屁股在薄薄的内衣下露出圆圆的轮廓，她又把腰一挺，胸部向前挺起，随后把两臂向前伸去。这时，掌声四起。她又马上转过身子，把颈背朝向观众，向舞台后部走去，颈背上长着棕红色的头发，就象动物的绒毛；这时响起更热烈的掌声。

这一幕结束时，气氛变得比较冷落。随后众神举行了会议，决定由众神到人间去进行一次调查，再次对当乌龟的丈夫们作出令其满意的回答。此刻，月神偷听到爱神和战神在谈情说爱，就发誓要在下凡期间密切监视他们。这一幕里还有一场戏，由一个十二岁小女孩扮演爱神，她对任何问题，都用呜啦呜啦的哭丧声音回答：“是的，妈妈……不是，妈妈……”朱庇特发火了，他摆出一副主人的架子，将小爱神关在一间黑洞洞的房间里，让她把动词“爱”变位二十次。观众对结尾还是很感兴趣的，那是一场大合唱，演唱者和乐团都演得非常出色。帷幕落下来了，雇来捧场的人发出一阵掌声，想让演员谢幕一次，但是观众都站起来了，纷纷向外走。观众挤在一排排座椅中间，互相推推搡搡，一边交换看法。他们都同声地说：“真糟糕。”

一个批评家说：“这出戏得大大删节。”但是，人们谈论的重点是娜娜而不是剧本本身。福什利和拉法卢瓦兹是第一批走出去的，他们在正厅前座的走廊里碰见了斯泰内和米尼翁。这条走廊既矮又窄，很像煤矿里的坑道，只有几盏煤气灯照明，里面让人感到窒息。他们在右边楼梯脚下停留一会儿，那儿是栏杆的拐弯处，这样，经过的人挤不着他们。楼上廉价座位的观众正向楼下走，皮鞋声响个不停，穿黑礼服的人流在向前移动；一个女引座员生怕被人推倒，拼命抓住一把椅子，因为她把观众存放的衣服都堆在椅子上面。

“我可认识她！”斯泰内瞥见福什利时大声说道，“我一定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她……我相信是在俱乐部里，她当时喝得酩酊大醉，有人搀扶着她。”

“我也记不大清了，”新闻记者说，“我和你一样，肯定见到过她。”他压低声音，笑着又说道：“也许是在拉特里贡家里。”

“当然罗！那是个肮脏的地方，”米尼翁有点生气地说道，“让一个妓女上台演戏，观众还热烈鼓掌，真叫人恶心。不要太久，演戏的就没有正经女人了……对，终有一天，我要不让罗丝上台演戏。”